

文人的
脾气

韩石山

文学批评选

韩石山 著
WENRENDEPIQI
书海出版社

文人的脾气

韩石山

文学批评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批评选/韩石山著．—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4

ISBN 7-80550-624-8

I．文… II．韩… III．当代文学—文艺批评—中国—文集 IV．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903 号

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批评选

著 者：韩石山	网 址： www.sxskeb.com
责任编辑：员荣亮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出 版 者：书海出版社	承 印 者：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890mm×1240mm 1/32
邮 编：030012	印 张：10.25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305 千字
0351-4922266(综合办)	印 数：1—6000 册
E-mail： Fxxz@sxskeb.com (发行中心)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Web@sxskeb.com (信息室)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shuhshb@sxskeb.com (综合办)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小 序

酷评,不知什么时候,我竟有了这样的恶名。

总也想不通的是,在我,已很宽厚的了,何以在他人看来会那么凶恶。

是我的错,还是中国文学界什么地方出了错?

敢说的是,绝不是坏了心术,或者像某些人说的借批评名人出名,——他们那点名声,没有几个我能看得上眼的。

和文学批评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的是学术考证,文事探幽,尤其喜欢20世纪30年代那茬士女的为人、行事和风度。近两三年来,这方面的文字写得不少,最多的一次,是在《人民文学》上连载过九篇。编这个集子时,起初放在最后一辑,想想,还是放在第一辑了。这才是我的真本事。书名,也是由这辑里的一篇文章想到的。说的是他人的脾气,也算是我的脾气吧。

书中第二辑,选录了前些年写的所谓的酷评文字。好在我的这类文字,从未合在一个集子里出过,这次辑在一起,也算是游兵散勇结成阵势,让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一次看个够。

感谢书海出版社,感谢杭海路先生,还有具体操持其事的傅岩山先生。

2004年2月19日于潺湲室

小
序

■
小
序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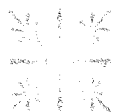
小序	(1)
----------	-----

第一辑 最喜爬罗剔抉

闲话事件与一个漂亮女子的苦衷	(3)
郁达夫和北京的银弟	(11)
朱自清和他眼里的女人	(21)
梁实秋的私行	(29)
金岳霖的逻辑	(39)
叶公超的脾气	(46)
潘光旦的文采	(58)
老英雄的风流	(68)
胡适的败笔	(78)
从女人这边看徐志摩	(88)
别委屈了陆小曼	
——序《陆小曼诗文》	(95)
无奈的远游	(98)
也谈朱自清的人格	(106)
纵横谁似李健吾	(109)

第二辑 也曾沙场喋血

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	(125)
不管我是谁	(132)
先说公理，再说学理	(136)



我看“马桥之战”	(140)
“空前”与“绝后”	(143)
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146)
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149)
王蒙：是又怎么样	(156)
余秋雨散文的缺憾	(159)
话不能这么说	(162)
莫把枯窘当功力	(166)
张季文章比较论	(168)
佯狂难免假成真	
——一年以后说“断裂”	(170)
《收租院》、魏明伦及其他	(175)
倒着走的“鲁迅”们	(185)
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189)
不抄你的抄谁的	(197)
刘心武的心态	(200)
反叛了的“钱迷”	(204)
钱锺书的赞语	(207)
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	(210)
凡俗的魅力	
——评王祥夫的《永不回归的姑母》	(213)
且化浓墨写春山	
——漫评贾平凹的中篇近作	(218)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	
——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为例	(232)

第三辑 依旧刀光剑影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	(249)
我配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吗	(260)
《文艺报》的 X 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265)
在外国文学里乞食	(269)

写不完的《上海百年》	(274)
也谈郑成功忠于谁	(277)
不可这般谈往事	(279)
不过是看了一下行李	(282)
没有那么不堪	(284)
凭什么要知道	(287)
不全是个人的过失	(290)
退就退了吧	
——对余黄二位退会的看法	(292)
许渊冲的自负	(294)
《邵洵美传》的优长与不足	(297)
胡适的校改本	(300)
柳诒徵的风骨	(303)
精致的人生精美的书	(306)
学者的人格修炼	
——金宏达和他的《太炎先生》	(310)
《文学自由谈》意欲何为	(313)
鲁研界里无高手	(316)

目录

第一辑

最喜爬罗剔抉

闲话事件与一个漂亮女子的苦衷

上学时读过高尔斯华绥的一本小说，什么名字，早就忘了，其中的一句话，三十多年过去了，仍记得清清楚楚，道是：“无论什么事件，只要有个女人参与，如果这个女人也还漂亮的话，那么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

所以记得清楚，不是我的记忆力多么强，实在是几十年间，遇到的可资验证的事件太多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等于一次又一次的默诵，默诵得多了，不想记也记住了。

这几年逃离文坛，凭着一点老本，做点现代文学的研究艰难度日，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人生经验，倒成了做学问的斧斤，遇到想不通，参不透的地方，照准那要害处劈过去，每每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对闲话事件的研究，就是极为成功的一例。

这里说的闲话事件，是指1926年春，北京文坛上那场著名的论战。牵扯人员之多，对后世影响之深，此前此后的几次论战，都无以比并。影响之深不说了，牵扯进去的男性名人计有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鲁迅、李四光、林语堂、胡适、刘半农诸位。

事件的整个过程，也不说了，要说的是其起因。

1926年1月9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有陈西滢写的一篇文章，叫《法郎士先生的真相》，这是后来

结集出书时定的名字，当时就叫《闲话》，是他开的专栏的名字，也是每篇的名字。西滢的好朋友徐志摩看了，很是喜欢，写了篇《“闲话”引起的闲话》，登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说这是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说西滢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是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

这样的文章，说是吹捧过了头可以，说是伤着什么人就未必了。恰恰是这样一篇颂歌似的文章，成了闲话事件的引子。

首开战端的是周作人（岂明）。当即写了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寄给志摩看看，附信说“要登也可以”。

这天晚上徐志摩从清华回来，“心里直发愁，因为又得熬半夜凑稿子，忽然得到岂明先生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截痛快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当晚赶写了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承认自己对西滢的评价有不妥之处，同时不明白周作人为何会生这么大的气。

1月20日周徐两人的文章一并在《晨报副刊》登出。

周作人的文章，是由对志摩夸西滢的不满而起的，却无意跟志摩纠缠，几笔带过，便向着西滢扑来：

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的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般犬儒的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也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

也不说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大体说来，周作人是个平和的人，平日为文，雍容有度，偶尔来点小幽默，也很少伤及对方的情面。像这样火气冲天，尖刻狠毒的文字，在周氏的文集中，可说是仅有的一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说现在的女学生都是娼妓，暗示陈西滢说过这样的话，真够恶毒的了。

后来几经辩驳，确证陈西滢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是什么使周作人这样老羞成怒呢？对世事的愤慨么，几个月前北洋政府教育当局迫害学生，他也没发这么大的火；是忌恨这班留学西洋的同行么，以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彼此的年龄（他41岁，陈30岁），似乎也犯不着。再就是，他和陈西滢两人，虽在女师大学潮中有过论争，似乎也没到这个份上。此前一直相处得不错，互有借重，也还融洽，并没有什么十分过不去的地方。如此怒目相向，重拳出击，从人情之常上说，说是乖张也不为过。不管陈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周在这里说出来，都让人有卑劣乃至下流的感觉。

会不会是什么文章之外的原因呢，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陈西滢的文章是无可挑剔的，症结还得在徐志摩的文章里找。一连看了两遍，我恍然大悟。在《“闲话”引起的闲话》中有这么一段：

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

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

有人会说,这么写不过是为了把文章做得足点,涉笔成趣,加以渲染,未必真有其事。

太皮相了。这些话都是确有所指,也确有其事的。前一年女师大学潮中,真的发生过学生焚烧章士钊公馆(章任教育总长),并使图书受到损失的事,外界传言说学生此举系受二周唆使,这样“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就不能当做是玩笑话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在陈西滢身边,确有这么一位阿妹。

此人便是时年22岁,燕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正与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热恋着的凌叔华。当时的名字是凌瑞唐。徐和两人都是好朋友。凌和陈说这样的话,陈会告诉徐,或许就是当着徐的面说的。热恋中的情人,阿哥阿妹的说说该是平常事。

这又关周作人什么事?

这就关着了。

凌叔华最初是受到周作人的提携才进入文坛的。若凌真说了这话,就等于恩将仇报,就等于无耻。

周作人是北大教授,自1922年8月起到燕京大学兼课,第二年开学后,收到一位名叫凌瑞唐的女学生的信,说她是本校英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因这学期选修的课程已满,无法再加上周先生的课,“冒昧的给您写信,不知您肯在课外牺牲些光阴收一个学生吗?”周作人复信同意,凌便寄去自己写的“近作一小册,若先生暇时请加改削”,“我是第一次写语体长文,这册子内误谬不对的地方一定非常之多,英文点句法我曾学过,中文新圈点法我是外行,不知道究竟一样不?”也即是说初学写作,连中文的标点符号还不会用。

大概这位女学生的小说也还不错,周选出一篇给了他的学生,《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1924年1月13日刊发。这就是凌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不料又引起了他人嫉恨,竟投寄化名稿件,揭发凌的“隐私”,说凌叔华曾与当过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的儿子结婚,后又离婚。孙伏园将稿件转给周作人落实。周将稿件寄给凌叔华看了。凌给周作人写信说明原委,表示感谢,信中说:

若论赵氏之事，亦非如稿中所说，唐幼年在日本时，家父与赵秉钧（他二人是结拜兄弟）口头上曾说及此事，但他一死之后此事已如东风过耳，久不成问题，赵氏之母实明慧，故亦不作此无谓之提议矣。那投稿显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少也。幸《晨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同意，否则此三篇文字，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先生便中乞代向副刊记者致我谢忱为荷。余不尽言，专此致谢，敬请时安。

周作人定然给孙伏园说了，那篇稿子自然不会发表了。此后凌叔华在《晨报副刊》上还有小说发表，如《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情对不起他》等，一时间颇有文名。这一切，都可说是周作人提携的结果。

而凌叔华后来的表现怎样呢，解放后，已失去当年声势的周作人，在《几封信的回忆》中不无怨怼地说道：

塞翁之喻，古已有之，她的小说出我的介绍在副刊上登载，引起了无端的诽谤，这是很对她不起的事。然而在别的方面却也有意外的发展。她的文名渐渐为世上所知，特别是现代评论派的赏识，成为东吉祥的沙龙的座上宾了。其时《现代评论》还未刊行，这是在民国十三年十二月才出版的，但其实早已有这团体，普通便因了地址称为东吉祥胡同派的就是。以后她的作品有时便登在《评论》上，后来还集成一册，叫作《小哥儿俩》，书名记不清了。

这话的意思等于说，早在陈某等现代评论派赏识凌某之前，他周作人已切实地提携过这位才女。而这位才女呢，自从结识了现代评论派诸人之后，就不再理睬他这位启蒙的业师了。

不仅仅是推荐稿件，周作人对凌叔华是倾注了相当的关爱的。在燕京大学，凌叔华原来念的是动物系，后来才转到英文系，转

系后曾独自跟着周作人学日文。晚年,回答他人采访时,凌说:

我原念的是动物学……后来果然转系。当时周作人老师对我也真帮忙,完全是那种望子成龙的态度,他为我让我顺利转成,特别让我把日文列为副科,当时燕大外文系除有两种语言为正修外,尚需有两种副修,而当时燕大尚无日文科,周作人破天荒赠我三四尺高的日文书恶补,好在幼时住过日本,有底子,考试时,还算轻松过关。(《凌叔华文集》附录)

采访者郑丽园特意在“破天荒”一词下面加注:“周作人素来很小器。”这话也只能是凌叔华自己告诉采访者的。

后来凌叔华转拜陈西滢为师,继而相恋,都是人情之常,周作人自然无话可说,但不会没有一点感慨。毕竟陈是留学英国的博士,又是北大英文系主任、教授,论出身自然在周作人之上。这点感慨只能存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然而,当看到凌叔华在今日的情人面前如此刻薄地挖苦自己时,不管是真是假,他都要出这口恶气了。

这,或许才是周作人勃然大怒的真正原因。气急之中,无暇细想,便把曾从张凤举那儿听来的一句并未核实的闲话,当做攻讦陈西滢的利刃甩了过去。是给陈的致命的一击,也是给凌一个绝大的难堪,你看你的情郎是个什么东西。后来大概觉得太过分了,为了淡化羞辱凌叔华的色彩,故意把陈说这话的时间提前了许多,改口为“说这话是1923年,与女师大风潮”无关。

周作人一生崇奉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蔼氏不光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周作人很早就购得《性心理学》,“这本书由于以科学、人道与同情的态度处理人生问题,对他立即产生了深刻印象”,成为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借助。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绝没有想到,在闲话事件中,竟做了自己信奉的学说的俘虏而不自知。

那么,在闲话事件中,凌叔华的态度究竟怎样呢?这也是需要探究明白的。

起初是默不作声。因为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曾牵涉到她为

《晨报副刊》画刊头画的事。在这上头,凌是无辜的。有人已声明过了,用不着她来饶舌。

以情理而论,凌叔华该是知道这场纷争缘何而起,只是不便明说罢了。正巧有件事,给了她个机会。

论争正激烈之际,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事情根了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凌叔华的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让人分外爱怜。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理解之同情”,应当有这么一种。

1月30日,《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以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为按语,登出陈西滢、张凤举、徐志摩等人,主要为辩清“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一事互相往来的12封信。这便是有名的“攻周专号”。

1月31日,周作人一连致徐志摩两信,作凌厉的反击。

就在这个当口,凌叔华的信寄到了。

周作人是怎样回答的呢?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一面“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甚至可以说,凌叔华一求情,这场纷争就平息了。

同时给徐志摩去了当天的第三封信。

周作人的这一变化,从徐志摩给他的复信中不难揣度,徐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

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恼。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也许是信中夹有《订正》一文),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只能是刚刚收到凌叔华求情或者说是赔不是的信。

一个事件,如果有一个女人参与,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个漂亮女人,那么整个事件就不一样了。正是看到这些资料,由不得让我又一次想起那本外国小说里的那句话。

附带还得说一句,凌叔华是很漂亮的。不光姿色出众,风度更是绝佳。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陈敬之先生说:

凌叔华生得姿容秀丽,气质娴雅,真可以说得是一个东方的标准美人……在当年北平的文教界,却也人人知道有林徽音(后来嫁与梁任公的公子梁思成)、韩素梅(后来嫁与张歆海)、谢冰心(后来嫁与吴文藻)和凌叔华四大美人。此盖由于她们四人都是容貌超群和才智出众的名门闺秀之故。(《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

不管后人对“闲话事件”赋予怎样高妙的意义,若说到整个事件的起因与结果,不提及凌叔华这样一位漂亮女子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总不能说是完整的吧。

2001年7月19日